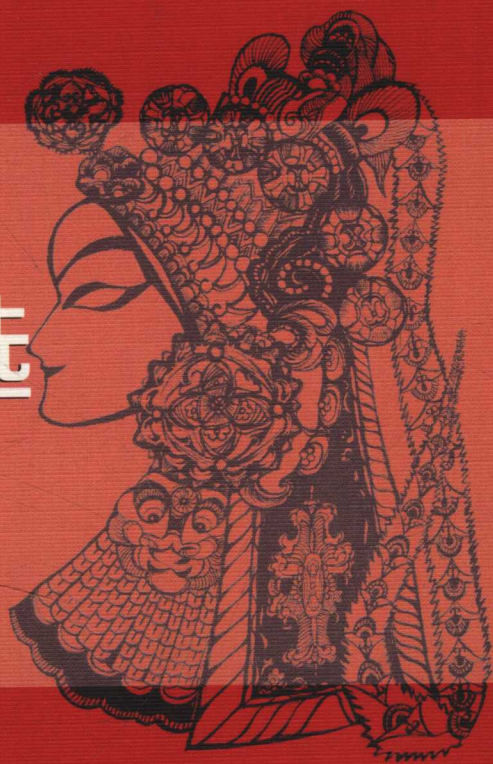


LIANG A JUN JUZUOXUAN

梁阿筠剧作选

梁阿筠◎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LIANG A JIN ZU ZUOXUAN

梁阿筠剧作选

梁阿筠◎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阿筠剧作选 / 梁阿筠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104-04702-5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4675号

梁阿筠剧作选

责任编辑: 肖楠 赵成伟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 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印 刷: 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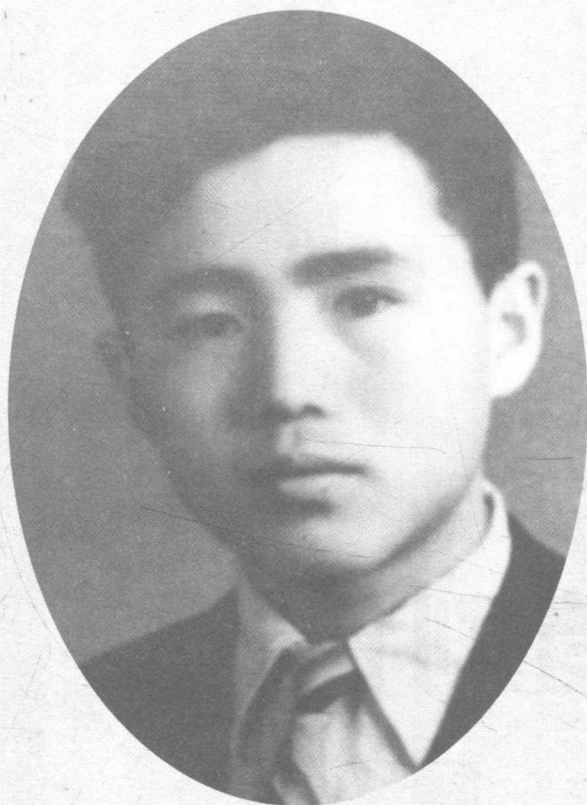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8 年9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702-5

定 价: 60.00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梁阿筠，生于1939年。四川省筠连县人。1961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教育文化工作。高级讲师、副研究馆员、中共党员。



写在前面

人生的道路固然漫长，但关键的却只有几步。我关键的这几步，不但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而且还带有几分传奇与诡异。许多看似偶然的、有惊无险的事情交织在一
起，以至于这几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一时都难以确切地回答。

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里，父母带着全家逃难入川。异乡漂泊，举目无亲。这就
注定了今后稍有不测，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之所以只读了一年小学而整个中
学六年又没有一本书，就与这个有关。

高中时同桌的严为樵君，成绩全班第一，又是学生会主席。她比我略小一点，却
比我懂事得多。女性天生同情弱者。每次上课她总是把课本放到桌子中间，让我不至
于读“望天书”。并不时示意讲到哪里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傲劲，就是不看。
老师提问我有时答不上来，她就悄悄地告诉我答案。我假装没听见，干脆利落地回答
老师：“不知道。”

五十年后，在成都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惊喜地遇见了她。问起对我的印象，她笑
着说：“鬼聪明，还挺扯。”扯，是方言，调皮捣蛋之意。回想起来，我那时是由于
极度的自卑，而衍化成了强烈的自傲。对她，我是心存感激的。我大女儿出生取名
时，就借用了她一个字：“樵”。巧合的是，女儿也是“学霸”，在和她一样大的年龄
时，考取了同一所大学——四川大学。

家乡当时教育很落后。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四个县，才共有一所高中：两个
班，一百人。一九五七年高考，恰遇国家紧缩，全国只招收十万零七千人。有书的同
学尚且诚惶诚恐，我这个没书的就更可想而知了。

宜宾地区只在宜宾市设了一个考场。临近考试，同学们纷纷出发了，只有我忐忑
不安地躲在家中。比我大两岁的兄长鬼使神差地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在母亲
那里告了我一状。母亲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去考！我只得连夜连晚步行一百公里，
赶上了第二天的考试。

作文题是《我的母亲》。我以日寇占领了我的家乡，母亲带着一家老小逃难为题
材，编写了个颇为感伤的故事。故事越写越长，我也边写边流泪。两个小时到了，还

没写完，只得交卷。望着没有结尾带着斑斑泪痕的试卷，心中五味杂陈。

录取通知下来了。高县中学一共考取十七人，其中也包括读“望天书”的我。

有件事也很巧。我读初中在筠连与黄作文君同班，读高中在高县又与他同班，读大学在重庆还是和他同班。想想看，全国有多少所大学，大学有多少个系科，一个年级又有多少个班？何况那年筠连县城总共只考取了我们两个人。这种概率应该是极低极低的。多年后，一次他晚上洗脚时，突然听见收音机里播放我写的戏剧。他一脸惊愕：这个与戏剧从不沾边的同学，怎么写起剧本来来了？

确实如此，我写剧本纯属“鬼使神差”。一九六一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了。原本分在重庆市，由于照顾一位生病的同学，我自愿调换。换来换去，最终换到边远贫困的大巴山区——巴中县。在巴中师范一教就是二十年。中师语文，课时多，分量重。不少老师当班主任教一个班，可我从没少于两个班，有时甚至三个。再加上一些社会工作，一天下来累得确实够呛。那时多教课没有任何课时补贴，但我没有丝毫怨言。学生喜欢听，我就愿意讲。当然，这也与当时鼓励人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很合拍，叫做“小车不倒尽管推！”

小车没有倒，可有时也会出现状况。

一次痔疮手术后，动弹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我躺在床上，鬼使神差地写了个剧本：《太子贬巴州》。一经上演，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该剧当年参加地区戏剧节获奖归来后，主管部门一纸调函，把我调离学校，从事专业的文艺创作。其实，教书与写作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彻底分开过。在学校教书时，经常被借出去搞写作，有时甚至长达一个学期。调离学校后，又从未离开过讲台，一直是电大、函大、职大的特聘教师。在以后从事专业创作的八年中，我不辱使命，一口气在《戏剧家》等刊物上发表了六个大戏。

剧作的高产，势必引起社会的关注。母校西南师大来函，希望我回归母校。绵阳师范专科学校系主任，专程奔赴巴中，极力动员我去该校工作。商界朋友们也不时传送着各种诱人的信息。何去何从，六神无主。就在此时，鬼使神差的一些人和事，促使我做了个出乎人们意料的选择：下海经商。由一个“文人”转身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离开山乡，走向蔚兰。应了当时很时髦的一句话：孔雀东南飞。虽说摸爬滚打，从零开始，但所学的知识却帮了我的大忙。捕捉商机，运筹帷幄，无一不显示出知识的强大力量。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十年经商彻底改变了我的经济面貌。朝夕相处的伙伴们戏称我为“与时俱进”的“儒商”。

我一生做了四件事：教书、写作、经商，最后一件鬼使神差的便是“炒股”。

走出商旅，已是耳顺之年。衣食无忧的我，一心只想云淡风轻地安度晚年。不仅



对股票一无所知，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炒什么股。可是深圳毕竟是深圳。居住在这个全国经济改革前沿的大都市，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奇迹发生的经济特区，哪里去寻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闲？经济特区谈得最多的当然是经济。而股市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起伏跌宕、红绿相间的K线图，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何况我原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好奇心自然而然地驱使我去接触它、了解它、熟悉它。当股市向我展示出它那强大而神奇的魅力时，我“怦”然心动，毫不犹豫地跃身股海，驰骋在波峰浪谷之间，做了个劈波斩浪的弄潮儿。

浪奔，浪流。潮起，潮落。十多个春秋一转眼就在波涌云诡的股海中流逝了。有些人春风得意，有些人折戟沉沙。但万千事例无不告诉我，炒股和教师讲课出奇的相似：功夫全在课堂外。只有吃透教材，精心备课，方能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妙语连珠。

如今，吾人垂垂老矣。带着几分敬畏与留恋淡出了股市。但每当望着深交所那巍峨雄伟的大楼，总会情不自禁地道一声：“谢谢你，股市。你给我人生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船到码头车到站。生命的航船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颠簸，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耄耋之年，仍没能进入荣辱不惊，心如止水的境界。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Google，鬼使神差地竟发现贵州省黔剧团二〇一七年三月上演我编写的剧本《贞女与荡妇》的海报。顿时，小小的心脏又荡起阵阵涟漪。联想到广东潮剧团曾上演过《太子贬巴州》并制成音像制品由汕头音像出版社出版，觉得有必要把我已发表的几个剧本汇集成册。一来它是我人生旅途中留下的一串脚印，二来也可给戏剧爱好者和诸多朋友们供饭喷洒。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很快付排出版。末了，给集子取个什么名字呢？不多推敲，干脆就叫《鬼使神差》吧。（后经友人建议，书名改为《梁阿筠剧作选》。）

梁阿筠

2018年夏于深圳



目 录

血石岭

第一场	郊 游	1
第二场	庙 斗	2
第三场	解 围	4
第四场	悔 婚	6
第五场	狱 访	8
第六场	定 情	10
第七场	选 亲	14

边关恩仇

第一场	洪贞犯宋	19
第二场	犒军赠袍	21
第三场	拜寿闻警	23
第四场	苏霄请战	27
第五场	血洗邕州	30
第六场	媚娘负屈	34
第七场	兄妹反目	38
第八场	大义锄奸	41



太子贬巴州

第一场	刑场抗旨	46
第二场	赐剑评判	47
第三场	夜放魏川	49
第四场	失剑逼贤	51
第五场	奸谋嫁祸	54
第六场	太子遭贬	59
第七场	霸桥送别	62
第八场	南龛相会	63
第九场	饮恨千古	67

山寨情

第一场	巡 寨	74
第二场	上 山	77
第三场	智 考	79
第四场	闺 情	82
第五场	奸 谋	87
第六场	做 媒	90
第七场	送 别	94
第八场	点 元	95

贞女与荡妇

第一场	艳 遇	100
第二场	问 伤	105



第三场	逼 轿	108
第四场	闹 宴	111
第五场	调 情	115
第六场	答 仇	118
第七场	赐 匾	122

魂归巴州

第一场	出 征	128
第二场	劝 友	132
第三场	问 难	136
第四场	邀 功	142
第五场	遇 刺	144
第六场	解 谜	149



血石岭

(新编历史故事剧)

时 间：公元前三〇二年，战国时期。

地 点：赵国

人 物：申公阳——赵国青年将领，官拜征讨都尉。

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官拜大司马。

芷 桃——公子成的女儿。

沙 雁——楼烦国（通称胡人）公主。

车 狐——申公阳部将。

苻 姑——芷桃侍女。

楼国舅——沙雁公主的舅父。

武灵王——赵国第六代国君。

校尉、侍卫、兵士、宫女、村姑、狱卒等多人。

场 次：第一场 郊游

第二场 庙斗

第三场 解围

第四场 悔婚

第五场 狱访

第六场 定情

第七场 选亲

第一场 郊 游

〔赵国都城邯郸近郊。

〔初夏时节，沙河之滨，苻菜葱绿，水鸟飞鸣。

（幕前曲）血石岭上一血石，
血石无语载史诗。
史诗留下儿女事，
事化戏文告君知。

〔幕启 一群姑娘在浅水中嬉戏着、追逐着。一片笑语欢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苻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

〔申公阳同车狐上，车狐身着胡装。

申公阳 （唱）疆土四周皆悍邻，
居安思危图强兵。
壮士有幸遇明主，
愿将热血洒国门！

车 狐 （唱）胡服利索一身轻，
骑射不负有心人，
操罢河滨解劳困，
熏风送爽涤微尘。

申公阳 （唱）晴空如洗水如镜，
苻歌含情撩人心。

车 狐 （唱）春江水暖鱼成阵，
捡个石头打水鹰。

〔苻姑、芷桃上。〕

〔车狐拾石击鹰，水花溅得对岸芷桃、苻姑一身。〕

芷 桃 何人如此无礼？

苻 姑 （发现是车狐）小姐，是对岸那个身着胡装的丑汉！

芷 桃 丑汉在哪里？

苻 姑 丑汉在那里！（遥指对岸）
〔车狐自知理亏，手脚无措，急忙躲在申公阳身后〕

申公阳 （急忙道歉）姑娘，失礼了……

〔芷桃与申公阳目光相遇，芷桃看见的不是一个丑汉，而是风度翩翩、英俊伟岸的青年将军。申公阳也为芷桃惊人的美丽所倾倒，二人不觉都痴了。〕

〔传来采苻姑娘们的阵阵歌声：〕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优哉游哉，

辗转反侧。

苻 姑 （见状，急）小姐！

芷 桃 （自知失态，娇羞地）苻姑，石头可是他打的？

苻 姑 不是，是他身后藏着的那个。

芷 桃 那你问他叫何名讳。

苻 姑 问哪个？

芷 桃 （悄悄指申公阳）问他呀！

苻 姑 小姐，不关他的事……

芷 桃 哎呀，你这死丫头，叫你问他就问他嘛！

苻 姑 要得，我又问他嘛（隔河呼喊）喂——

〔突然响起一阵急骤的锣声，二校尉上。〕

校 尉 大王有旨：楼烦入侵，云关告急，将士回营，役夫归里。收拾行装，等待出发！

〔宁静的沙河顿时骚乱起来，采苻菜的姑娘们纷纷跑下。〕

苻 姑 小姐，胡人入侵，云关告急，我家老爷镇守北疆，恐有莫测，快快回府……

车 狐 （乘机解脱）大哥，大王有旨，快快回营！

〔苻姑、车狐不由分说，分别把依依不舍的芷桃、申公阳拉下。〕

〔幕落。〕

第二场 庙 斗

〔邯郸去云关途中之女媧庙。〕

〔芷桃、苻姑押军粮上。〕

芷 桃 （唱）押粮云关救慈亲，
犹思河畔意中人。

不知郎君名和姓，

愁绪满怀搅人心。

苻 姑 小姐，已到女媧庙。



芷桃 (接唱) 且到庙中把神敬，
心事悄悄禀神灵。

(白) 荇姑，传话下去，姑娘
我庙中焚香，闲杂人等，
一律回避。

荇姑 是。(对众) 众军听着：小姐
庙内焚香，军民人等，一律不
得放行！

众 遵令！

〔芷桃下，荇姑随下。〕

〔申公阳幕内放腔：〕

恨楼烦又入侵云关被困，

申公阳 (上，接唱) 奉君命率铁骑星
夜兼程。

着胡装习骑射三年苦训，

看今朝沙场上虎啸龙吟。

(战马嘶鸣)

〔侍卫阻行。〕

侍卫 吠！来骑回避，禁止通行！

车狐 禀都尉，有官军阻道。

申公阳 速速问个明白。

车狐 (对待卫) 征讨都尉军务在身，
尔等怎敢阻行？

侍卫 大司马府芷桃小姐押粮云关，
现在庙中为国事焚香祈祷，晓
谕军民人等，一律回避！

申公阳 可恼！

(唱) 两军相逢勇者胜，
全靠将士一片心。
堪笑尔等太痴笨，
不求苍生求鬼神！

(对车狐) 军情似火，不容停
留，开道。

车狐 得令！(指令士卒驱赶侍卫)

〔荇姑上，见状大怒，拔剑在
手。〕

荇姑 好个丑大汉，又是你！我家老
爷大司马乃大王嫡亲叔父，芷
桃小姐就是金枝玉叶，尔等竟
敢如此放肆！

车狐 嘿嘿，你想动武？我这五千铁
骑还怕了你几个娘行！（一斧
将荇姑宝剑击落）告诉你，管
你金枝也好，玉叶也好，你丑
汉爷爷只晓得军令如山，将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指挥军
士）闯过去！（车狐将荇姑掀
倒，军士冲过）

申公阳 (对内侍) 有劳禀告芷桃小姐，
申公阳云关救援，大王限期赶
到，今日抢道而行，实属不得
已而为之，多有不敬，后会有
期！

〔申公阳催马下。〕

〔芷桃从庙内出，见状大惊。〕

芷桃 这是为何？

侍卫 (七嘴八舌) 小姐，我们被人
打了，连你坐的车都被撞烂了！

芷桃 荇姑何在？！

〔荇姑从地上爬起。〕

荇姑 (呻吟) 哎哟……小姐呀！

(唱) 叫小姐休要动问，
提起来气人羞人。
申公阳不听禁令，
持势众偏要通行。
动拳脚打伤我等，
辱王亲要尽蛮横，
这种事如果都忍，

司马府要玷污门声！

芷桃 (气) 有这等怪事！我且问你，
那打人毁车的你能肯定是征讨
都尉申公阳的部属？

苻姑 正是那一伙胡人装束的骑射之
徒！

众侍卫 正是申公阳等所为……

芷桃 申公阳，我岂和你善罢甘休！
(唱) 早闻得申公阳妄说乱动，
着胡衣学胡骑不法祖宗。
求标新爱立异哗众取宠，
今日里又犯上打人行凶。
视王室如粪土肆意嘲弄，
禀司马面君王决不宽容。
笑那厮如鸡卵敢与石碰，
到头来管叫他后悔无穷！
(对侍卫) 我和苻姑轻装先走，
尔等收拾车辆，随后赴关！

众侍卫 喳！到云关再和申公阳算账！
〔幕落。〕

第三场 解 围

〔赵国北疆边陲重镇云关外五十里的血石岭，为赵国、楼烦的交界地。〕

〔茫茫原野，莺飞草长。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顶上一血红色的巨石突兀，上书三字“血石岭”。〕

〔战旗燃烧，辕马悲鸣。身中支支翎箭的赵国战士倒在血泊中。一面残破的“赵”字大旗在岭上无力的低垂着，预示着

可怕的覆灭命运的到来。时而传来兵器格斗声和一阵阵惨叫

声。
〔大司马公子成率残兵败上山岭。〕

公子成 (唱) 胡儿兴兵犯云关，
掳走边民整三千。
将士挥戈御疆土，
八百战车驱楼烦。
却奈何，胡马如闪电，
胡箭遮挡难。
沙雁又率援兵到，
将我围困血石山。
战车毁，军粮完，
箭已尽，兵将残，
引颈齐把救兵盼，
何人救我回云关！

(大呼) 众位将士听着：如有能救我回云关者，愿将家产一半与之！

(见无人应，又呼) 我有一女，名唤芷桃，具有天姿国色。如有救我回关者，无论官职大小，愿以女妻之！

(良久，仍无人应，绝望地) 罢罢罢！看来我命该绝此了。

(挥剑在血石上刻字)

(念) 非是兵将不如人，
皆因胡儿骑射精，
前车之鉴应为训，
哀哀此情告明君！

〔刻罢欲自刎，突然杀声大震，申公阳率骑兵冲上。〕

申公阳 (大呼) 大司马不可轻生，援



兵来也！

公子成 （惊喜交加）你——

申公阳 征讨都尉申公阳！

公子成 所带兵将多少？

申公阳 铁骑五千！胡儿已被杀败了！

公子成 好！好！好！此谓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速速擒获沙雁
公主，为我将士报仇雪恨！

申公阳 得令！儿郎们，捉拿沙雁公主！
杀！

〔申公阳率众杀下。〕

〔公子成的残兵也士气大振，
跟随着申公阳冲下。〕

公子成 （赞叹地）好个善战的申公阳！
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真将才
也！以女妻之，定成千古佳
话。哈哈哈（下）

〔少顷，沙雁公主败上。〕

沙 雁 （唱）只说铁骑能取胜，
谁知赵国有骑兵，
刀枪娴熟弓箭准，
战败逃归大本营！

〔申公阳追上。〕

申公阳 哪里走！（与沙雁公主激战，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终
于将沙雁活捉，命令士卒）捆
回云关！

〔沙雁桀骜不驯。〕

车 狐 你还不服？惹得老子性起，把
你交与百姓，当狗肉炖来吃了！

申公阳 （制止）哼——

〔楼国舅急上。〕

楼国舅 赵国将军留步，现有一事相商！

申公阳 说！

楼国舅 留下公主，楼烦愿将三千边民
放归。

车 狐 想得到美！俗话说擒贼擒王，
怎会轻易放掉她！

申公阳 （沉思）你国果愿以三千边民
相换？

楼国舅 岂敢欺诈。

申公阳 如此，楼烦先将边民放回，我
决不失信于你！

车 狐 大哥——

申公阳 贤弟，以民为重。

楼国舅 （对胡兵）传我口谕，放还所
掳边民。

〔胡兵下。〕

〔少顷边民扶老携幼过场。〕

楼国舅 将军，边民已如数放归。

申公阳 放公主回营。（车狐为公主松
绑）

车 狐 哼！便宜了你，下次我两个再
大战三百回合！

沙 雁 （恼怒地）哼！

〔申公阳、车狐率兵下。〕

楼国舅 孩子，委屈你了……

沙 雁 （扑向楼国舅）国舅……

楼国舅 没想到申公阳如此仁义，我们
息兵吧。

沙 雁 不！

（唱）今日沙场陷贼手，

沙雁空蒙满面羞。

要我罢休不能够，

寻机定斩此人头！

（白）申公阳呀申公阳，此仇
不报，誓不为人！（抽
出一箭，折成两截）。



楼国舅 你（摇头）唉……

〔幕落。〕

第四场 悔 婚

〔云关军衙大厅。〕

〔公子成正中高坐，众将官列队两旁。〕

公子成 （念）九死一生回云关，
回首血石心犹寒。
堪谢都尉铁骑至，
始叫胡马逃阴山！

将官甲 征讨都尉铁骑剽悍，全体将士
赤胆忠心，司马大人吉星高照，始得转危为安，高奏凯旋！

将官乙 是呀，是呀，一贺大司马遇难
呈祥，二贺大司马喜得快婿。

公子成 哈哈，大家同喜！大家同贺！
众 告退。

〔众将下，门将上。〕

门将 芷桃小姐押运军粮到。

公子成 来得正是时候，快快有请。
〔门将下，芷桃，荇姑上。〕

芷桃 拜见爹爹。

荇姑 拜见老爷。

公子成 汝等如此快速、旅途定然劳苦。

芷桃 闻听爹爹被困血石岭，孩儿心急如火，恨不能肋生双翅！

荇姑 小姐在女娲庙还为老爷许下三牲大愿哩！

公子成 哈哈，难得我儿如此孝心！
吉人自有天相，为父正当危难之时，征讨都尉申公阳突然率兵而至，转败为胜，儿啦，为

父已将儿的终身许给征讨都尉了！

芷桃 （急）什么？爹爹将儿的终身许给那个申公阳了？

公子成 正是。不日选择良辰与儿完婚。

芷桃 （急）爹爹，此事大为不妥，女儿万难从命！

公子成 征讨都尉骁勇善战，誉满云关，何况他深得主公宠信，前程不可估量也。

芷桃 爹爹，申公阳不是良善之人！

公子成 啊，我儿何出此言？

芷桃 爹爹请听！

（唱）申公阳标新立异，

搞什么骑射胡衣。

穿得来不男不女，

邯郸人笑破肚皮！

只一味跑马飞镞，

将战车极力贬低。

祖宗法全然忘记，

学外酋奴颜婢膝。

谤名门毫无根底，

讨君喜谋求提携。

此等人谁看得起，

求父亲永世莫提！

公子成 儿啦，以前为父也看不起胡衣骑射，这次血石岭一仗，教训甚深。战车慢笨、甲衣重沉，远不如驰马迅猛。胡服灵便，骑射神威！申公阳此举，实为强兵之策，难怪主君也有心于此久矣！

芷桃 他倚仗主公宠信，骄横跋扈、辱我王室，目无父亲！



公子成 啊！此话又从何说起！

芷桃 爹爹听我道来。

（唱）女娲庙为父许愿，
申公阳纵兵庙前。
苻姑她好言相劝，
他竟然狗胆包天！
将侍卫衣甲扯烂，
将苻姑打倒路边。
将辕马故意赶散，
将车轿通通撞翻。
全不顾王室脸面，
全不顾我爹爹尊严，
长此往定犯上作乱，
望爹爹快剪除决不姑宽！

公子成 我儿此话可实？

苻姑 小姐话句句不假。他全不把我们的司马府放在眼里，说打仗得靠他们。

公子成 （怒）可恼！申公阳区区都尉竟如此狂妄无礼！如不剪除，定生祸患，来人——

〔军校上。

军校 老爷有何吩咐？

公子成 这……（欲言又止，沉思、摆手）尔且退下。（军校下）儿啦，申公阳深受主公赏识，此次云关救援又立大功，再说是他救了我的命，我曾当众将儿许配于他，我……我……又怎能将他除去哩！

芷桃 喂呀爹爹，难道你硬要把女儿嫁与一个如狼似虎的强徒不成！

公子成 我、我、我、为父实在难以更

改啊。

芷桃 女儿我也万万难以从命！

公子成 哼，婚姻大事当然还是为父替你做主。

芷桃 爹爹如执意相逼，女儿我、我、我就死在父前！（拔剑作自刎状）

公子成 啊……

苻姑 （夺剑）小姐，使不得，使不得……

公子成 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

苻姑 老爷，非是奴才多嘴，那申公阳实实在在配不上我家小姐，那个样子怪吓人的……

公子成 奴才休得胡说八道！

芷桃 （哭泣）爹……

公子成 （长叹一声）唉，强摘的瓜不甜，婚姻之事只得罢了，……不过那申公阳岂肯干休，我又如何处置才好？

〔门将上。

门将 禀老爷，证讨都尉申公阳回营。

芷桃 爹爹，你要当机立断呀……

公子成 女儿暂且回避，为父自有理会。（芷桃、苻姑下。对门将）言我有请。

门将 有请申将军！

〔申公阳上。

申公阳 参见大司马。

公子成 莫问将军，沙雁公主可曾擒获？

申公阳 大人容禀。

（唱）激战中活捉沙雁，
欲将她押送云关。

胡营中提出条件，